

菜园·我·麻雀

□王筱君

去年一整个冬天几乎没下雪,到春季播种的时候,土地干涸得几乎没有一点水分。我吸取了前几年的教训,对家里的菜园迟迟没有开种,天天盼着等着,希望很快能够进入雨季。农历四月初一过完庙会时,下了两次小雨。本来还想再等等,可大家都说节令不等人。于是我也在犹犹豫豫中,把扁豆瓜种等撒进了土中,为了保墒,还用干的谷草覆盖在上面。但老天好像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,哄着大家种下后,一转身就变了脸,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我们的失望和温度计上的数字一起攀升。好在有些种子还是用坚韧的生命力穿透泥土,不屈地长了出来,但大部分都“入土为安”了。整个园子就像秃子的脑袋,顶着稀稀疏疏的绿,惨不忍睹。

等到真正进入雨季,一场接着一场的雨落下来,连埋在泥土深处好几年的草籽都得到了滋润,仿佛彼此约好一般,在一夜间便钻出来,一转眼就郁郁葱葱以燎原之势统治了整个园子。等到天气放晴,我全副武装开始除草。狗尾巴、灰灰菜、人参苗,直接用手薅,一大捆一大捆抱给邻居喂鸡;像牛筋草这样的顽固分子,最让人头疼,它的根像有力的触手,紧紧地抓着大地,用锄头刨才能连根拔起;更可怕的是好多杂草,生命力不是一般地强,你前脚薅,它后脚生。在你以为斩草除根,正暗自欣喜时,它们已经蓬蓬勃勃二次复活了。你累死累活的劳动对于它们,不过是帮人家搬了个家而已。我只好选择在阳光炽热的时候开工,把希望寄托在头顶的大太阳上,希望它能将翻起来的草根晒干,以绝后患。这样的决策,成效还是有的,不过代价也大,衣服被汗水浸湿贴在身上,大滴的汗珠从头发梢上,像坐滑梯的小孩子一样争先恐后地滑下来,滴在土里,倏忽便被晒干,这一刻“汗滴禾下土”的艰辛,具象化了。

草处理得差不多时,我又开始准备补种。这个时候有好多的菜已经错过了播种期,正琢磨种什么好时,邻居一句“头伏萝卜、二伏菜”点醒了我。找爸爸要了些萝卜籽,平整土地,按距离挖好小坑,把萝卜籽撒进去,轻轻地覆土盖好。憧憬着过几天应该就有一片绿油油的萝卜苗出来,到秋天一定会收获满满,长出许多像小时候歌里唱的“拔呀,拔呀,拔不动”的大萝卜来。

可惜天不遂人愿。第二天起来一

看,我昨天撒萝卜籽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圆圆的,像小酒盅一样的坑。我顿时感到不妙,冲进菜地翻了一遍,昨天撒下的圆滚滚的萝卜籽,一粒也没有找到。顿时无名火起,一定是先生喂的叫苍苍的小狗,因为之前它喜欢把食物藏在园子里。我火冒三丈地找苍苍算账,它吓得躲在先生身后小声呜咽着。先生勘察了一遍现场后,斩钉截铁地说狗狗做不了这么精细的活儿,看这么精致的案发现场,一定是我那只叫狸宝的猫。我们围着菜地研究了很久,都没有证据说服对方。我想,再争辩下去一定会上升到家庭矛盾。于是为求公正,不偏不倚,罚它们两个那天早上没早饭吃。

黄昏我重新平整土地,再一次按距离挖好小坑,把萝卜籽撒进去,更加仔细地覆土盖好。出园子时把园门关得严丝合缝。睡了一晚起来,悲剧又一次上演。看着那一行行整齐的小酒盅一样的坑,我觉得整个事情变得诡异起来:要知道,小猫小狗关在厢房里,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啊!到底是什么东西,能把坑挖得这么小、这么圆、这么精准?

不甘心的我立刻做了第三遍尝试,撒好种子后,我躲在窗前,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片菜地,我倒要看看是谁做了这样的“杰作”。院子静悄悄的,忽然一群麻雀在杏树枝头叽叽喳喳地叫起来,不一会儿,有两只鬼鬼祟祟地飞进了园子。我屏住呼吸,生怕自己会打草惊蛇。这两个毛茸茸的家伙落在菜地上,警惕地左顾右盼一番,确定安全后,扭头冲着杏树叫了几声,于是十几只同伙在得到信号后,飞快地到达现场。它们在我刚刚撒过籽的菜地上跳了几跳,每个小麻雀占据了一个位置后,就用小爪子刨起来,随后尖尖的嘴在土里啄了几下,然后换一个地方继续。这下罪魁祸首找到了,原来是这一群聒噪的小家伙。

第二天我改变了策略,撒了菜籽之后,上面用一些干草做了简单的覆盖,我想,这下应该是没问题了吧。可是一顿饭的工夫,就发现还是被挖出了十几个坑。狡猾的它们竟然在干草的缝隙里,精准地找到了种子的位置。我在原位上偷偷地补种了几颗种子,结果到晚饭的时候,同样的位置上又被破坏掉了。它们怎么知道我又一次在那儿种上种子了呢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先生开玩笑地说:

“你种的时候,人家就在枝头看着呢。你前脚种进去,人家后脚就到了。”

那好吧!第二天早上我定了四点的闹钟。天微亮,我起来先拿棍子敲了敲我们家的杏树,发现上面没有任何动静,想来那群麻雀还在做美梦没有来呢。我抢在它们醒来之前迅速地撒了种子,拿上干草覆盖严实,做好了一切防护工作。饶是这样,最后还是被破坏掉一部分,不过破坏的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了。

傍晚我收拾农具的时候,发现我早些时候买的一把尖尖的小铲子,看着它,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。我确定麻雀没有监视后,手里面攥了一把萝卜籽,然后把小铲子轻轻从破坏掉的地方插入土中,用手向前一推,把籽顺着推起的那个小小的缝隙溜进去,抽出小铲子,一切恢复原状,外面啥都看不出来。如此炮制了几次,第二天没发现那些酒盅样的小坑。第三天也没有。第四天还没有。看来这个瞒天过海的方法还是可以的,明年一定要照此推广。

正当我沾沾自喜的时候,我们家的葡萄开始陆续成熟,先生和我说,那几嘟噜大的要防护好,等到女儿回来再吃。没想到不久,有好几粒紫了半边脸的葡萄掉在了地上摔破了。抬头看架子上的葡萄,有好几个都被啄出了洞,原来这群小家伙已经转移了目标。没办法,打又打不到,捉又捉不了,就算捉到,我又能怎么样处理,难不成要把麻雀喂起来吗?喂起来!我脑中灵光一现。我在远离菜园和葡萄架的地方摆了一个小盆,把家里面的剩菜剩饭倒进去,心想,你到这里来吃饱就行了吧,可别祸害我的园子和葡萄了。起先只有几只麻雀在盆边吃得亦亦乐乎,我还贴心地在旁边放了一盆水,让它们渴了可以喝。后来这几只大概是通知了七大姑八大姨,队伍庞大到几十只,密密麻麻、热热闹闹。好在我的萝卜已经长出叶子,葡萄也都套上了纸袋,当初背了黑锅的苍苍和狸宝,偶尔心情好的时候,也会到园子和葡萄架上巡逻一番,损失稍稍降低了一下。

所以今年夏天,我不仅喂了一只狗一只猫,我还喂了十几只甚至更多的麻雀呢,闲暇的时光里不仅可以撩猫逗狗,还可以和麻雀斗智斗勇,生活可谓丰富多彩。

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心安之处是故乡,心静之处自然凉。您说,可是这个理儿?



暑 热

□之 度

一只蚊子熟死在路上
含泪的蝉,冲着柏油路
撒不出一丝的谎
地上的焰苗与树上的哀鸣
如烈火上的干柴
相互续燃

那几点水的蜻蜓
似乎,点在了开水之上
一阵慌乱之后
迅速离开了这是非之地

广场裸露着,任凭失约的舞伴
硬等一场失约的雨

想开车逃避炎热的情侶
一开车门,便与车内蕴藏的热流
撞了个满怀,哎呀一声
像撞见了盛夏的魂

树荫下的光斑
遮不住行人口中的诅咒
——鬼天气

气若游丝的公交,空空荡荡
风扇吹着寂寥的风
恪守行车规矩,是司机的永恒

我翻一页日历
高温继续
也许,明天枝桠上的蝉蜕
即是今日酷暑的印记

芳草吟

□王金爱



你自初春的怀抱苏醒
清新灵动,纹理细腻
你宛如大自然精雕的艺术品
每一处都绽出独特的魅力

你身姿曼妙,如少女般轻盈
在微风中摇曳生姿,低吟浅笑
你色泽绚丽
惹得恋人们,在你的身畔流连

你在风雨中度过
在困境中顽强生长
你沉默不屈的脊梁
让凝视的目光,充满敬仰

你怀抱阳光的温柔
将融融暖意,漾成希望
纯真如清澈的晨露
让人心怀温柔,沉醉其中

你脉动大地的心跳
与自然亲密共舞,吐纳生机
微微点头,唤醒沉睡的种子
智慧深邃,能解自然的谜题

你是自然的精灵,是芳菲的化身
如明珠璀璨,在世間散发独特光芒
你这完美的造物,无瑕的绿韵
教我相信人间值得

夏日有感

□王占宏

再读一读先生所写的《清凉》诗,更觉沁心:“清凉月,月到天心,光明殊皎洁。今唱清凉歌,心地光明一笑呵。清凉风,凉风解愠,暑气已无踪。今唱清凉歌,热恼消除万物和。清凉水,清水一渠,涤荡诸污秽。今唱清凉歌,身心无垢乐如何。”诗里的月、风、水,都是“清凉”的化身。读罢这首小诗,暑气似乎也随诗意消散。

这个夏天,如果你被暑热所困,不妨找个安静的角落,读书解暑。挑一本描写寒冷、冰雪的书,让文字做向导,让灵魂去赴一场冰雪之约,让心灵在墨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。

古人云,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。我再加一句——书中自有清凉方。其实,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莫将闲事挂心

炎炎夏日,酷暑难耐。黏腻的桑拿天,动辄让人汗流浹背,连呼吸都感到不畅,人们纷纷寻觅避暑的方法。

我突然想到李叔同先生《晚晴集》中的一首诗,顿觉身心清凉:“畏寒时欲夏,苦热复思冬。妄想能消灭,安身处处同。草食胜空腹,茅堂过露居。人生解知足,烦恼一时除。”这首诗传达了一种要知足常乐,保持内心平静与安定的人生哲理。